

東塾讀書記

223841



中華書局印行

東塾讀書記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

校刊

杭	杭	桐
縣	縣	鄉
丁	吳	陸
輔	汝	費
之	霖	達
監	輯	總
造	校	勘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東塾讀書記目錄

卷一	孝經
卷二	論語
卷三	孟子
卷四	易
卷五	書
卷六	詩
卷七	周禮
卷八	儀禮
卷九	禮記
卷十	春秋三傳
卷十一	小學
卷十二	諸子
卷十三	西漢 未成
卷十四	東漢 未成
卷十五	鄭學
卷十六	三國
卷十七	晉 未成
卷十八	南北朝隋 未成
卷十九	唐五代 未成
卷二十	宋 未成
卷二十一	朱子
卷二十二	遼金元 以下未成
卷二十三	明
卷二十四	國朝
卷二十五	通論

嚴父莫大於配天與孟子所謂孝子之至莫大乎
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文義正同尤不
必疑矣

必疑矣

孟子七篇中多與孝經相發明者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亦以服言行三者並言之孝經天子章曰刑於四海諸侯章曰保其社稷卿大夫章曰守其宗廟庶人章曰謹身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亦似本於孝經也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云云正與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相反亦可以爲孝經之反證也司馬溫公家範引孝經五刑之屬三不孝○孟子外書四篇其一篇名三不孝經蓋論說孝經之出趙邠衡之徒也陶淵明有五孝傳或疑後人依託澧謂不必疑也蓋陶公於家庭鄉里以孝經爲教稱引故實以證之故其庶人孝傳贊云嗟爾衆庶鑒茲前式司馬溫公家範錄孝經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句每句各引經史以證之蓋孝經一篇皆論以孝順天下之大道惟此五句爲孝之條目故加以引證亦所謂鑒茲前式也困學紀聞云彭忠宣公以致敬致樂致溫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取他書之言可發明孝子孝經刊誤卷末云欲徵取他書之言可發明孝者爲孝經本旨二十四卷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三孝經大義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保其天下國

家其祖考基緒不絕其子孫爵祿不替庶人謹身
節用爲下不亂如此則天下世世太平安樂而惟
孝之一字可以臻此亡友桂星垣嘗與澧論此云
論語第二章言孝弟則不犯上作亂卽孝經所謂
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斯言得之矣星垣名文耀南海人官江南

道海

四庫全書總目謂孝經與禮記爲近又以魏文侯
有孝經傳則孝經爲七十子之遺書此考據最確
無疑義矣仲尼居曾子侍與孔子閒居子夏侍仲
尼燕居子張子夏言游侍文法正同大戴禮主言孔子閒居
曾子侍文其書言孝道乃天下之大本中下之大
孝經也故自爲一經此經是孔子之言其筆之
於書者但可謂之述不可謂之作故鄭君以爲孔
子作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則云曾子作黃東發日鈔以孝經爲
首而論語孟子次之以讀經者當先讀此經也三

七志以孝經居首
見經典釋文序錄

經解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此
引孝經也喪服四制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資於事父以
事母而愛同大戴禮皆孝經之語

孝經鄭注諸書所引者雖多然無以定爲康成注
惟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孝經注云社后土
也此依校勘記所引句龍爲后土鄭旣云社后土則
無此惠棟校宋本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鄭以社爲五土之神句龍
也此王肅所難是康成注明矣劉光伯謂肅無攻

擊孝經鄭注者殆未詳考耶劉說見孝經序疏

道海

四庫全書總目謂孝經與禮記爲近又以魏文侯有孝經傳則孝經爲七十子之遺書此考據最確無疑義矣仲尼居曾子侍與孔子閒居子夏侍仲尼燕居子張子夏言游侍文法正同大戴禮主言曾子侍文法亦同其書言孝道乃天下之大本中庸立天孝經大本故自爲一經此經是孔子之言其筆之於書者但可謂之述不可謂之作故鄭君以爲孔子作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則云曾子作黃東發日鈔以孝經爲首而論語孟子次之以讀經者當先讀此經也三

七志以孝經居首見經典釋文序錄

經解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此引孝經也喪服四制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大戴禮本命同皆孝經之語

孝經鄭注諸書所引者雖多然無以定爲康成注惟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孝經注云社后土也此依校勘記所本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解惠棟校宋本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鄭以社爲五土之神句龍配之故王肅以爲自相違

也反此王肅所難是康成注明矣劉光伯謂肅無攻

擊孝經鄭注者殆未詳考耶劉說見孝經序疏

擊孝經箋注者殆未詳考耶經序疏

擊孝經箋注者殆未詳考耶經序疏

擊孝經箋注者殆未詳考耶經序疏

東塾讀書記卷一

東塾讀書記卷二

番禺陳澧撰

論語

論語二十篇以學而時習之五字爲首趙邠卿云聖人之道學而時習得其意矣陸氏釋文云以學爲首者明人必須學也亦至精之語陸象山云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此象山妄說黃氏日鈔已駁之矣陸清獻云子曰學而時習之開口說一箇學字要討箇著實所學者何事如何樣去學注只云學之爲言效也未言如何效又云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亦未言善是如何初是如何若不討著實則皆可爲異學所借須將大學八條目細細體認然大學八條目亦何嘗不可借如象山陽明輩皆是借大學條目作自己宗旨又須將朱子章句或問體認然後此學字有著落大抵學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於天命之性是也朱注求之大學求之章句或著實誠是也然求之朱注求之大學求之章句或問何如求之論語乎論語言學者學而章爲首次則弟子章曰則以學文又次則賢賢易色章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然則所學者文也賢賢以下四事也又次則君子不重章曰學則不固又次則君子食無求飽章曰可謂好學然則學之當重而固也當不求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道也論語二十篇學字甚多皆同此學字也如此求之則著實矣此澧之管見安得起清獻而質之

學者何讀書也朱子云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而夫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蓋澧謂子夏言賢賢易色四事而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二學字亦必以讀書解之乃通猶云如此之人雖曰未讀書吾必謂之讀書也朱子又云書只貴讀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此解學字爲讀字尤明白矣

朱注云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澧案學訓效見尙書大傳及廣雅釋詁民言教之爲言效也○毛西河云書之義字可證學之爲言效也蓋惟上古聖人生而知之無此訓西河之妄如此蓋惟上古聖人生而知之至於後世則衆人必效聖人後聖亦必效先聖後王亦必效先王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此衆人之效聖人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後聖之效先聖也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此後王之效先王也後覺效先覺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顏氏家訓云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矧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

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
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
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
達生委命疆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
厲不可恐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篇學此所謂
學之爲言效也昔百友侯子琴云學之爲言效也
輪輿亦效其師之爲梓匠輪輿也此說最明切于
學西說用知縣人

時習者何也求之古傳記之書則學記云大學之
教也時教必有正業孔疏云言教學之道當以時
習為每日
有正業也魯語云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
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蓋所謂時習也求之
後世之書則司馬溫公云范文正公掌府學課諸
生讀書寢食皆有時刻陳水紀
開卷十王伯厚云凡作工
夫須立定課程日日有常不可間斷縱使出入及
賓客之類亦須量作少許風雨不移解學
指南此蓋所
謂時習也蓋讀書必立定課程朝讀此書則朝朝
讀此書而不移於夕夕習此業則夕夕習此業而
不移於朝有一定之時刻有一定之功課今塾師
教童子猶如此蓋聖人之學千古未變者也
論語最重仁字編論語者以孝弟為仁之本為言
仁之第一章巧言令色鮮矣仁為言仁之第二章
他如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皆遠在其後且孝
弟巧言二章以有子之言在前孔子之言在後尤
必有故矣蓋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惟顏淵仲
弓乃能請事斯語若為人孝弟不巧言令色則智

愚賢否皆必由此道而孝弟尤爲至要此其編次先後之意也此二章之後則弟子章曰汎愛衆而親仁孔子於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曰不知其仁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曰焉得仁此與焉得則倫焉得書古文未及二字爲句知去聲見漢書古今人表序及皇疏引李充說而教弟子則曰親仁弟子安所得仁者而親之乎惟先有孝弟巧言二章在前則親仁之仁不煩言而解蓋卽孝弟不巧令之人耳此則十室之邑有之矣以此見論語之言仁至平至實而深歎其編次之善也三皆前千乘章在後始身先處始國也弟子賢賢二章皆言孝弟于諸年幼者賢賢易色事君致身則壯幼者樹端臨論語駢枝之後亦似有意也弟子于諸年有室強而仕矣編文先後亦似有意也弟子于諸年言賢之說

經言
四時
之氣
說轉

巧言令色四字孔子引尚書也鮮矣仁三字孔子
說尚書也孔子述大禹之言以講仁字經義之最
大者也黃石齋榕壇問業云某初讀論語問先生
云顏一葉書孔子只教人讀書有子曰食
教人孝弟孔子只教人老實曾子如何教人省身
聞者大笑某今老來所見老實一件猶是讀書第二
件猶是老實澧未見榕壇問業之書見明儒學案
卷五十二載此條書與鄭小谷論小谷云老實
二字解巧言令色章甚精

朱子云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語類卷十二又云若每章翻來覆去看得分明若看得十章敢道便有長進卷十二澧案爲人孝弟賢易色事君致身朋友有信五倫之事備矣大賢易色主時習學文格物致知也忠信不巧言令色誠意正心也三省修身也孝弟齊家也道國治國也犯上者鮮作亂者未之有天下平也大學八條目備矣此皆在學而篇前十章者也朱

子教人讀一篇再則教人看十章可謂善誘學者如欲長進則盍遵朱子之教乎

宋儒好講一貫惟朱子之說平實語類云嘗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卻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卻不知道都無可得穿十七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箇孔良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同上困學紀聞云孔門受道唯顏會子貢自注云子貢聞一以貫之傳與曾子同禮禮謂必以一貫爲受道論語二十篇中無夫子告顏子一貫之語也何以顏子亦受道乎顏子自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爲受道無疑矣此卽一貫無疑矣然第六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第十二篇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邢疏云弟子各記所聞故重載之然則顏子所受博文約禮之道諸弟子所共聞豈單傳密授哉容齋隨筆云或謂一以貫之非餘人所傳聞是不然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足以得

語此卷十三顧亭林說予一以貫之云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卷七此說最明白詩三百者多學也博也一言以蔽之者一貫也約也思無邪者忠恕也禮也

與點之語後儒尤喜言之集解周曰善點獨知時此漢儒之說本平實也獨知時者知衰亂之時志在隱逸故夫子喟然而歎也皇疏采李充云彼三

子者之云誠可各言其志矣然此諸賢既已漸染風流淪服道化親仰聖師誨之無倦先生之門豈執政之所先乎嗚呼遠不能一志鄙願而暫同于雅好哉諒知情從中來不可假已惟曾生超然獨對揚德音起予風儀其辭清而遠其指高而適臺臺乎固盛德之所同也三子之談於茲陋矣此則晉人之清談非聖門之學其文華妙亦非說經之體也皇疏所采華妙之語如此類者甚多晉人說經風氣如此

朱注云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又采程子云子路等所見者小孔子不取王氏復禮四書集注補云夫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三子以抱負對正遵師命豈可云規規於事爲之末乎孔子旣言亦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而乃云所見者小明與聖經相反此則程朱之說亦有未安王氏辯之是也朱子語類云安卿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卷一百一十七又云昨廖子晦亦說與點及鬼神反覆問難轉見支離沒合殺了同上又云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會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蓋了單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得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上此則可以箴砭說與點之習氣矣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聖人之學也惟聖人能兼備之諸賢則各爲一科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惟諸賢各爲一科故合之而聖人之學乃全

後世或講道學或擅辭章或優幹濟或通經史即四科之學也然而後世各立門戶相輕相詆惟欲人之同乎己而不知性各有所近豈能同出於一途徒費筆舌而已若果同出一途則四科有其一而亡其三矣豈聖人之教乎

朱子名臣言行錄黃東發日鈔皆載胡安定教授湖州敦尚行實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邊防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有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節義者使各以類羣居講習澧謂此乃四科之遺意學記云教人不盡其材如胡安定之教可謂盡其材者也

世說新語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門隋崔驥撰八代四科志三十卷見隋書崔驥傳蓋為八代人作傳而分為四科也自古以來可傳之人無出於四科之外者也元魏高崇云仲尼四科德行為首人能立身約己不忘典訓斯亦足矣劉獻之云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並見魏書皆篤論也朱子云學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學也今專以德行為學誤矣此則論四科之不可偏廢且專以德行為學朱子猶以為誤則專以言語政事文學為學尤誤可知矣專學一科不誤也專以己所學之一科乃謂之學而以己所

未學之三科不得謂之學則誤也

皇疏云范甯曰文學謂善先王典文侃案文學指博學古文司馬溫公云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弦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答孔司戶新唐書文藝傳序云夫子之門以文學為下科澧案此誤以後世之文辭為孔門之文學又見文學在四科之末故云下科耳德行言語政事皆載在先王典文詩書禮樂之內故以文學承三科之後非下也

四科之學非但不可相詆抑且不可妄談講道學者談辭章辦政事者論經學皆多乖謬辭章經學兩家亦然幸而其說不行但為識者所嗤而已不幸而其說行則更誤人矣凡非己之所長者不必置喙也

范文正公云王者采人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推委臣司馬文正公云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奮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王充以十科二公論人才皆以四科可見四科者王所以治天下也不可缺一也漢書百官表漢官儀曰世祖詔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此則論四科之不可偏廢且專以德行為學朱子猶以為誤則專以言語政事文學為學尤誤可知矣專學一科不誤也專以己所學之一科乃謂之學而以己所

聖門重詩教子夏言詩固爲文學之科然思無邪則德行之事也達於政而能言則政事言語之材也是詩教兼四科也然此非易事但能無失小子之業而免於面牆之誚斯可矣欲興經學宜以詩爲先也

詩者樂章也樂則其鏗鏘鼓舞也然興於詩成於樂分言之者毛詩傳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詩補誦之者學詩也歌之弦之舞之者學樂也後世則無成於樂之學矣漢時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猶頗能紀其鏗鏘鼓舞漢書藝文志鹿鳴騶虞文王伐檀四曲至魏時尙存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晉荀勗并除鹿鳴舊歌詳見宋書

論語言禮者凡四十餘章自視聽言動與凡事親教子事君使臣使民爲國莫不以禮其所以爲禮者曰敬曰讓曰約曰節之曰文之其本在儉其用在和而先之以仁之守義之質學之博先進後進不同則從先進禮雖廢而猶愛之夏殷禮不足徵而猶能言之射不主皮之語則述儀禮之文也鄉黨一篇則皆禮記之類也論語之言禮至博至精

論語所言皆禮也以其小者觀之如趨過者子見父之禮沐浴者臣朝君之禮行束脩者弟子初見師之禮非公事不至者士人見官長之禮三愆者侍坐之失禮居於位與先生並行者童子之失禮小者如此大者可知也謝上蔡語錄胡籍溪跋及見上蔡見二章云與賢說一節論語只恁地看此聲上蔡及師見二章云與賢說一節論語只恁地看此聲上蔡好爲奇談然可見相警者亦有禮天下無一事無禮者也

論語說易書者少春秋則更未論及然有恆無大過思不出其位易之精義也孝友施於有政書之精義也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數章及堯曰咨

一章論堯舜禹湯文武尙書百篇此提其要矣晉
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及天下有道則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祿之去公室五世矣二章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尤提其要矣陳恆弑君孔
子請討卽在西狩獲麟之年此尤春秋之所以作
也孟子云臣弑其君孔子懼作春秋經學之要皆在論語中故曰
論語者五經之館鑪也此趙弼對三立子題辭語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朱注云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禮謂文不在茲乎承文王而言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非謙辭也天之未喪斯文夫子以爲己任蓋謂刪述五經垂教萬世此卽所謂夫子之文章也

皇疏云文章者大籍也匡謬正俗云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蓋言夫子刪

詩書定禮樂修春秋卷一

四教以文爲首蓋亦指五經之文故聖教以此爲先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是顏曾之學皆以文非獨子游子夏

也夫子之文章子貢在當時固得而聞之矣至於今二千餘年人人皆得五經而讀之即人人皆得聞夫子之文章至萬世無窮極也

朱子語類云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又問先生厲聲曰某未到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朱子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卻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三問顏淵喟然嘆曰一段曰吾人未到他地位畢竟未識說箇甚麼朱子讀論語者當守朱子之戒勿好爲高論也

曾子之學大學一篇朱子章句備矣立事本孝之等十篇阮文達公爲之注釋矣至論語所記曾子之語如可以託六尺之孤章朱子云曾子恁地剛有孟子氣象又云見得曾子直是峻厲孟子士不可以不宏毅章朱子云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住上澧謂讀孟子述曾子大勇之語愈可證明朱子之說也且宏毅之語淺而言之尤可爲學者箴砭學者說經數條即自命爲經學斯不宏矣說如劉端臨論語精義則別論讀書隨意翻閱不能自首至尾斯不毅矣爲士者如此曾子以爲不可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讀之似甚淺近然二者實學問之定法也於稽其類則知新者知也溫故者無忘也知及之者知也仁能守之者無忘也擇善者知也固執者無忘也深造者知也

自得之者無忘也知斯二者知也弗去者無忘也平旦之氣者知也操則存者無忘也四書之理皆如此顧亭林著書名曰

論語有絕奇處師旅因以饑饉而子路能爲之哀公什二不足而有若勤以盡徹足食足兵民信子貢問三者去一二者去一讀之皆使人瞿然而驚以此知聖門諸賢才識謀慮超越尋常萬萬也而足至什二之後何反不足乎復處什一則不此乃毅力而非迂也

子張篇記諸賢之語猶後世之學案也澧嘗分而錄之其餘十九篇所記諸賢問答亦分而錄之禮記左傳及諸古書所載諸賢之性實之言之事其荒唐者不錄讀之而知諸賢之性情學問雖同在聖門而各有不同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此聖門所以爲大也太史公爲仲尼弟子列傳其自序云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傳崇仁厲義夫既咸爲師傳則其所傳者廣矣惜多湮沒不彰耳朱子以弟子之門人考其詳推

論語記聖人之言有但記其要語其餘則刪節之者如孟子云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據此則論語所記節去上三句也以此推之如君子不器有教無類四字而爲一章何太簡乎必有節去之語矣所以然者書之於竹簡故也故竹簡謂之簡文字少亦謂之簡字義之相因大率類此

論語記門人之問有兩體如子貢問曰何如斯可

謂之士矣子張問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凡問者蓋皆如此必有所問之語也簡而記之則但曰問政問仁問孝耳且諸賢之問固有所問之語尤有所問之意如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豈子貢身為士而竟不知士之謂乎此乃求夫子論古今士品之高下故問及今之從政者凡讀論語當知此意也

何平叔集解敘云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邢疏云示無勦說又云杜氏注春秋左氏傳謂之集解者謂聚集經傳為之作解也此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禮謂何平叔集解真所謂無勦說者杜氏之集解取賈服注而不記姓名體例不及何氏遠矣不止言同而意異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集解上句采鄭注下句采馬注君子懷德孔曰懷安也小人懷土孔曰重遷君子懷刑孔曰安於法小人懷惠包曰惠恩惠三句采孔注一句采包注克己復禮為仁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六字而采二家之注古之狂也肆包曰肆極意敢言今之狂也蕩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馬曰有廉隅肆蕩廉三字而采三家之注觀此則知何平叔之簡擇翦裁殊費心力也

包咸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一篤字一深字簡而精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包咸云言其公且方公字方字

亦簡而精古人經注如此不易及也

何注有太簡處晏平仲一章只注晏平仲三字君子有三戒一章只注得字孔曰得生而知之者上也一章只注困字孔曰困窮十室之邑一章葉公問政一章唯女子與小人一章皆無注

何注始有元虛之語如子曰志於道注云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回也其庶乎屢空注云一曰空猶虛中也自是以後元談競起六十而耳順孫綽云耳順者廢聽之理也朗然自元悟不復役而後為子畏於匡孫綽云兵事險阻常情所畏聖人無心故以物畏為畏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李充云聖人無想何夢之有蓋傷周德之日衰故寄慨於不夢吾不試故藝繆協云兼愛以忘仁游藝以去藝顏淵死子哭之慟繆協云聖人體無哀樂而能以哀樂為體不失過也郭象云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脩己以安百姓郭象云以不治治之乃得其極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江熙云聖人體是極於沖虛是以忘其神武遺其靈智其尤甚者回也其庶乎屢空顧歡云夫無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常也有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分也二欲同無故全空以目聖一有一無故每虛以稱賢太史叔明申之云按其遺仁義忘禮樂墮支體黜聰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義也忘有頓盡非空而何若以聖人驗之聖人忘忘大賢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復為未盡一未一空故屢名生也焉此皆皇侃疏所采而皇氏元虛之說尤多甚至謂原壤

爲方外聖人孔子爲方內聖人邢疏本於皇疏而於此等謬說皆刪棄之有廓清之功矣皇疏云此等謬說皆刪棄之有廓清之功矣皇疏云呼子路語之云夫知德之人難得故爲少也如注意則孔子此語爲問絕糧而譏發之澧案王肅說非是故皇疏不從之也夫子告子路言知

皇疏云呼子路語之云夫知德之人難得故爲少也如注意則孔子此語爲問絕糧而譏發之澧案王肅說非是故皇疏不從之也夫子告子路言知

德之人鮮猶言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彼言能者鮮此言知者鮮其意一也皇疏云此等謬說皆刪棄之有廓清之功矣皇疏云呼子路語之云夫知德之人難得故爲少也如注意則孔子此語爲問絕糧而譏發之澧案王肅說非是故皇疏不從之也夫子告子路言知

皇疏云呼子路語之云夫知德之人難得故爲少也如注意則孔子此語爲問絕糧而譏發之澧案王肅說非是故皇疏不從之也夫子告子路言知